



“害怕”“痛心”“侥幸”之后,新窑煤矿工人老陈对本报记者透露:他们平时几乎没有休息天——

“市级以上部门来检查时才停工”

本报特派记者 曹刚 上午发自山西洪洞

山西省洪洞县左木乡红光村村民陈金祝(化名),39岁,又黑又瘦,戴一副老式粗框近视眼镜,看上去五十出头。他曾在发生瓦斯爆炸的新窑煤矿工作过2年,不久前被辞退。

4天前和陈金祝第一次见面时,他刚听说矿难的消息,从嘴里接连蹦出3个词:“害怕”——“险些命丧矿井”;“痛心”——不少工友遇难;“侥幸”——幸亏提前下岗。

昨天在矿区附近的餐馆再次见到他,问他近期有什么打算,他竟说:“和大多数工友一样,盼着煤矿快点复工……”

在这个煤矿干,根本不签合同

2年前,务农多年的陈金祝总算在新窑煤矿找到第一份工作。当地煤矿不招本乡人,因为怕麻烦,“生人好欺”。依靠一个四川包工头相助,他隐瞒身份“混”到矿里,负责操作井下的运煤传送带。

上个月底,老陈的真实身份传到矿长耳朵里,当天即被辞退。“在这个煤矿干,根本不签合同,早晨还在上班,中午就会让你走人。”他说,至于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,大家更是连想都不敢想。

“前两天碰到一个工友,问我还在不在矿里上班,我……要是上班还能……活到现在?”老陈有些激动。

这就是陈金祝有生以来遇到的3件大事——

2年前,第一次就业当矿工;

10天前,第一次失业;

4天前,听到矿难的消息,第一次有“多活了一回”的感觉。

一下井就怕,只能自己骗自己

回忆刚进矿的情景,陈金祝记忆犹新:“头两天下井,可害怕了,两条腿直打哆嗦。没办法,要养家糊口啊。”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,他只能硬着头皮干。

渐渐地,他腿不抖了,但心里还是很怕,“经常梦见矿里出事”。好在他学会了自己骗自己:“全国有那么多煤矿,爆炸的毕竟很少,我不会这么倒霉。”

自我心理麻醉后,他麻木地过着“每天8小时挣50元”的井下生活——三班倒;10天倒一次班;一年365天,几乎天天下井。

有一种情况例外,就是上级监管部门进矿检查。“一有检查就停工,没钱挣,我宁愿天天上班。”检查次数多的时候,他一个月只能赚千把元。老陈还透露,县里检查没影响,只有市级以上的部门检查才停工。

每天50元工钱,供六口人用

“我这个工种,在矿里收入最低。”陈金祝很羡慕矿井里的其他工种,如炮工、拉煤工、铲煤工,每天收入至少100元,多的有300元。“我想和他们交换,老板不同意,工友更不答应。”

每月收入至少1000元,看似不错,但如果除以“6”呢?老陈有4个子女,因为坚信“有儿无女不幸福”,他在连得3个儿子之后盼来了一个女儿。妻子在家务农,全家人都指望着他每天在煤矿挣的50元钱。

今年秋天,最小的女儿也进了小学,老陈要供4个孩子上学,负担可想而知。说到子女,他没别的期望:“干啥都成,就是坚决不能当矿工。”父子同矿甚至爷孙同矿的场景,老陈“每次看见都特别心酸”。

我一下井,老婆就提心吊胆

煤矿里工作压力大、强度高、环境差,老陈下班回家,还不能歇着:“家里还有一堆事要做呢。如照料3头牛、5只鸡和8亩地。”老陈心疼老婆,回家后经常抢着干活。

养牛为了耕地,养鸡下蛋自家吃。除了大豆、红薯和土豆,地里主要种的是小麦,老陈帮忙时,一年能收2000公斤,每公斤卖1.5元;万一碰到大旱,很可能颗粒无收。

老陈坦言,对不起老婆,自己每天下井,都让她在家里提心吊胆。

“她不反对我干这个,因为能挣钱养家,



■ 山西洪洞新窑煤矿爆炸事故善后工作全面展开

图 新华社

【焦点链接】

山西省代省长孟学农代表省政府检讨

昨天上午,山西洪洞新窑煤矿爆炸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成立,“12·5”事故进入调查处理阶段。

调查组成立大会上,山西省代省长孟学农说:“我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做深刻检讨并请求处分,向遇难矿工表示哀悼。”

孟学农要求山西省市县各级干部、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协助调查组彻底查清事故真相,查清事故责任,查清事故原因。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、隐瞒不报的问题出现,一经

查出,一定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孟学农建议,将12月5日定为临汾市安全警戒日,在矿难现场设置矿难纪念碑,警示后人。同时,他要求市县有关工作人员要待遇难者家属如亲人,做好善后工作。对于受伤矿工,要用最好的医护条件救护。临汾市委市政府、洪洞县委县政府要严格按照山西省确定的标准,赔偿到位。对于该矿9月以来拖欠工资问题,当地政府要立即解决。

《新京报》供稿

【记者手记】

矿工:“我不想再说矿里的事情”

采访接近尾声时,陈金祝突然起身,匆匆离开,只留下一句话:“我不想再说矿里的事情。”

想起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问,记者连忙推门追出去,他瘦削的背影已消失在寒夜中。采访曾一度陷入僵局,因为老陈过高的警惕性。尽管记者递上名片,不停地解释,他依旧将信将疑地说:“我不清楚你的来路,名片到处可以印,电话随便都能改。”

好不容易松口接受采访,但说到一半,他还特地起身出门,小声说:“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偷听。”采访时,他反复提及流传在红光村的几句顺口溜:

红光不足一千人,百姓村民特别穷;

乡办煤矿被变卖,村民住宅被挖坏;挣煤钱的几千万,没挣钱的被法办;红光五人被判刑,全是干部做证明。

老陈说一句解释一句:“许多煤矿表面上是乡办,其实却卖给了私人;黑心矿主违规乱采煤,有些煤矿离村民家太近,山上有个村子全村140多口人,房子全都严重裂缝;‘黑口子’(即无证黑煤窑)以前在乡里特别多,煤质好的矿能赚几千万,煤质差的还要亏本;前两年国家严厉打击‘黑口子’,抓责任人的时候,红光村一共有5个人被判刑,基本都是没挣多少钱的,那些有钱有势的煤老板,早就花大价钱送礼,疏通关系了,有的村干部,自己就在煤矿里参股赚黑钱。”

如果有工人说‘矿里安全有问题’或者‘万一遇到事故怎么办’,马上就得挨一顿揍。挨打了也不敢吭声,除非不想干了。”

老陈操作的传送带,一根至少价值10多万元。不少矿主为省钱,拿三轮车代替。“我们矿里就有几十辆三轮车,只有从存煤仓库到井口不足400米的距离,才用皮带传送。”

三轮车安全隐患大,容易引爆井内瓦斯,早已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,“拉车的工人都知道,但谁敢说个‘不’字?”

“如果复工,我第一个报名”

最近几天,陈金祝遇到工友,爱调侃两

【焦点关注】

李毅中怒斥事故煤矿“五毒俱全”

“什么六证齐全?我看是五毒俱全。”昨天上午,洪洞“12·5”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大会上,调查组组长、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拍着桌子说。

“六证齐全是怎么来的?有关部门的监管监察责任是否落实?对六证的核发是否符合标准?手续是否健全合法?对该矿的改扩建立项审批是否合规?生产能力的核定是否准确合理?矿主对矿权的取得是否合法?用工组织管理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现象?”李毅中连串发问,要求彻查到底。

这次事故是2006年以来全国发生的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安全事故,共造成105人遇难。11月21、26、29日,市县两级煤炭监察执法大队曾先后三次对该矿井进行检查,均没有发现存在重大隐患,最后酿成大祸。“你们是没发现,还是发现了没说?!”李毅中说,“如果事故背后有权钱交易,我们一定严查到底。”

自今年3月至今,临汾市共发生3起特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。3月28日,尧都区余家岭煤矿瓦斯爆炸死亡26人;5月5日,蒲邓煤矿发生瓦斯爆炸,死亡28人;12月5日,新窑矿难已确定死亡105人。

“这些事故均因非法盗采所致,其作假手法、管理混乱如出一辙,而且一起比一起严重,一起比一起隐蔽。为什么一年之内连续发生3起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?究竟是什么原因?究竟是什么原因?”李毅中希望临汾市深刻反思,找到症结和根源,认真彻底整改。

《新京报》供稿

【焦点对话】

“矿上没有一本完整的花名册”

调查组成立大会结束时,李毅中就本次矿难中的一些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。

记者:据说矿上的用工管理极为混乱,如何核定受难矿工的人数?

李毅中:该矿层层转包,以包代管,井下生产承包给来自河北、重庆及当地的4个包工队,而后层层分包,事发后,在核查人数时没有找到一份全矿职工的花名册。

记者:最后的矿工总数如何出炉的?

李毅中:我们先是让公安人员去矿工宿舍登记、摸排,让矿上相关负责人提供下线转包名单,再找到这些大队长、小队长、班头来调查,很多工人都是老乡、亲戚,可以提供认识者的名单。

记者:如何确定一名受难者的身份?

李毅中:矿难发生后,就让工人提供并举报失踪者的名录,在尸体运出来以后组织工人去辨认,我们通知家属前来辨认,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通过尸体检测,法医鉴定,来确定这个人的身份。

记者:因为用工管理的混乱,是否会造造成遇难者人数与身份核定的误差?家属反映仍有矿工至今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”。

李毅中:目前我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举报,我们会继续调查的。

《新京报》供稿

句:“这回大家都下岗了,我只不过先走一步。”他说,不少工友已经返回外地老家,留下来的也都在找下一家煤矿落脚。

“如果明天新窑煤矿恢复生产,要你回去,你愿意吗?”记者问。

“这个矿不可能这么快恢复,起码到春节以后,说不定会永远关门。”他满是皱纹的脸上,透出几分遗憾。

下面才是老陈的心里话:“当然想去,我巴不得明天就开工,我第一个报名,家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呢。就怕轮不到我,想去的人太多了。”

【编辑】 07121010701